

春节过后，是长长的一个正月。在乡村里，这是收获爱情的季节……

不信，你听，年里年外，该为孩子订婚的父母，见到亲戚朋友，总会说一句“您操操心儿，成了给你逮个大红鱼”之类的话，希望孩子能在今年找到心上人儿。在这个春节，没有比这更大的事儿了。而平日子里在外打拼的孩子们，也陆续回到家乡，期待着自己人生的“情感大剧”精彩开场。

热心的亲戚、邻居、好友们，总不会让人失望，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称谓——媒人。张家的小伙长得帅，李家的姑娘够水灵，前村的小伙是商场小老板，后村的姑娘是网店运营商……这些信息，媒人们通过广泛的人脉资源，掌握得清清楚楚，谁和谁合适，谁和谁能成，他们心里已经掂量个八九不离十了。

“见面儿”，可是爱情的重头戏。经过媒人的牵线，一场爱情大戏算是“开场”了。小伙子西装领带、打扮一新，兜里揣着高档香烟，做好了“见面儿”的一切准备，显示出从未有过的帅气和自信。现在，如果见到穿着光鲜的男士，大家总会开玩笑地说“打扮得跟见面儿一样”，足见“见面儿”之隆重。一般，“见面儿”的地方都是在女方家。小伙子由媒人带着，有时候母亲、婶子、大娘、嫂子也会跟着，一来帮小伙子看看姑娘，二来为小伙子增添一点勇气。到了地方，小伙子便进入了公众视野，接受来自女方的检验。第一

春节鱼味香

苏童

今年春节，缘于天气过于温暖吧，无论超市里，还是市场上各类鱼肉价格大跌。对于喜爱吃鱼的我来说，不顾妻子的劝阻，买回了数倍于往年的鱼。整个春节期间，我们家不断地变换吃鱼的方式：煎炸、清炖、烧烤……真真正正地过了一回鱼瘾。但每每置于浓浓的鱼肉香气里，我总会想起儿时关于吃鱼的记忆。

印象里，我儿时的春节，家里特别穷，吃鱼的次数也是极其有限的。那一年春节前，我哥订婚了，按照我们家当时的风俗，春节里要把未过门的嫂子接过来相相家，并且还要准备一顿特别好吃的饭菜，借以显示婆家家底和对媳妇的热情。因为穷，让嫂子登门吃什么饭着实让母亲费尽了心思。

记得过年的前两天，天一早就纷纷扬扬下起了雪。近中午，母亲从街上回来，用冻得僵硬的手边拍打雪花边对父亲说：“我看见后院老四家买鱼来了。你也去买几斤回来招待儿媳妇吧。”父亲于是就匆匆去了离家十几外的集市。

天快黑的时候，父亲回来了，像一个雪人，手上拎着几条冻鱼。母亲接过来，顿时满屋子就弥漫着鱼的腥气，连躲在炕头贪睡的猫都精神起来了，在鱼边嗅个不停。母亲说：“快把鱼包好，媳妇回来相家还要好几天呢。”

终于盼到了嫂子回来相家的日子了。做饭前，母亲让父亲去仓库拿鱼。但很快父亲就回来了，两手空空，满脸沮丧和震惊，好半天才说：“门开着，鱼全不见了。”母亲愣住了，半晌，霍地从炕上跳下地，鞋也不穿，便破门而出，两脚踩着半尺厚的积雪，穿过院子冲进仓房，直愣愣地盯着房梁，一动也不动。只见盛鱼的布兜儿已被撕开，几片鱼鳞半个鱼头散落在地上。母亲脸色苍白，大声对我们吼着：“是谁干的，是谁进仓房没锁门？是谁？”我们都不敢出声，这时，父亲说话了：“不关孩子们的事，是我忘了锁门。”母亲不再说什么，只是狠狠瞪了父亲一眼。

最傻的要算那只猫了，偷吃了鱼也不出去躲一躲。母亲回到屋里，抄起笤帚就去找猫，边走边说：“怪不得这两天你只喝水不吃东西，原来开了洋荤了！”接着便是猫的一声惨叫，从那以后，猫再也没敢回家……

时光流逝，物换星移。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如今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发生了日新月异、天翻地覆的巨变。现在过年，商品琳琅满目。吃鱼也不局限于过年了，但每当餐桌上飘散出热腾腾的鱼味香时，我就会想起儿时关于吃鱼的故事来。是呀，一滴水可以折射一个世界。从吃鱼的故事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它折射着时代的进步和普通家庭生活的变化，也预示着人们的生活如东升的太阳——红红火火、蒸蒸日上！

初二走姥娘，这是豫东农村雷打不动的规矩，其虔诚如穆斯林朝拜麦加圣地。姥娘门是根，是源头，尊重姥娘门便是尊重母亲。有人说，出门闺女看娘家的根鸡毛，也要撵一程。在我上初中时，我的姥姥就已去世，我没有舅舅。每年我走姥娘，便是到几个表哥家走亲戚。我们到的第一家是丰哥家。丰哥家紧临一条横贯村子的柏油路，院中有一棵柿树。丰哥把我们迎进屋，丰嫂的遗像摆在堂屋条几中间。以前丰哥每年都栽烟叶，我问丰哥今年还栽不栽烟叶，丰哥说：“自从你嫂子去世，我心里一直过不去，什么都不愿意干，心里难受，整天不想说话，闷的时候便去打牌。你嫂子去世，对我是一个巨大打击，如果可能，我愿意陪她一起走。闺女看我伤心，过年要住在这陪我，大过年的，我怎么能让闺女住这里，我要她一定回自己的家过年。”去年秋天，丰哥的妻子丰嫂患病去

正月——爱情的季节

常全欣

轮，女方父母先看，问问家长里短，问问学历技能，漫无目的地聊天，主要是为第二轮“暖场”。第二轮，女方登场。小姑娘一大早就“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脸颊像院子里绽放的桃花儿。这个时候，其他人便知趣而退，两位未曾谋面的陌生人，心儿怦怦跳，脸儿似火烧，想看却又不敢看，就在眼神碰撞的一刹那，爱情的种子萌动了，这就是书上说的一见钟情吧。第三轮，亲友团登场。如果姑娘如意的话，便叫来闺蜜长长眼，其实她们早在院子外面看到小伙子害羞的模样了，一进屋便嚷嚷着，你一言我一语，问得小伙子应接不暇……

结过婚的人，对于和爱人“见面儿”的场景，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和妻子“见面儿”是在那年的正月十九，妻子是我“见面儿”的姑娘里最漂亮的，更是一位有志青年，自己开了缝纫店，且很有文采，使得我在她面前十分谨慎，说每一句话都在心里嘀咕半天。我们谈得很投机，也很愉快，聪明的妻子可能觉得聊得太久怕人家笑话，说“你看阳光多好，咱去看看吧”，便结束了

谈话。如今，如果我们闹矛盾，我就说“你看阳光多好，咱去看看吧”，她便由怒转喜，好用极了。

“见面儿”之后，媒人便征求意见，如果双方如意，就会选个日子，让姑娘小伙子去趟城里买一些礼物，为订亲做些准备。在正月的小县城里，你会看到，有的姑娘小伙子成双成对，有的带着亲友团，脸上洋溢着喜庆，手里大兜小兜的物品，像提着满满的幸福，穿梭在各个商场和集市之间。中午，自然会到一个不错的饭店，要上丰盛的午餐，小伙子埋单的架势，足足地显摆出气场，让姑娘觉得这个小伙子有出息，俺没有看错。

接下来就是订亲了。自然还是个好日子，男方选派几名精兵强将，拉着前几天买来的礼物，带着丰厚的彩礼，喜气洋洋地去了女方家。这更像是一场“大派对”。女方请来几名近亲陪客，双方开始在酒桌上“较量”起来，他们从中午喝到傍晚，甚至到傍晚喝到星光闪耀，那场景，痛快着呢。客人们在喝，女方的父母不忘给男孩买个笔记本，买

支笔，寄望未来的女婿能够有才华、有出息。我订婚的时候，岳父送的笔记本，我至今还完整地保存着，成为我天天向上的励志物品。

订亲之后，一桩亲事就敲定了。姑娘小伙子的心里，少了一些不安和踌躇，而父母们的心里，却多了一份责任和担当。开春了，姑娘小伙子又要外出打工了。他们留下对方的联系方式，像候鸟一样飞往外地，开始新的打拼。虽然天各一方，但在他们的心灵港湾里，有了一层思念、有了一层牵挂，更有了一层朦朦胧胧的爱恋……

如今，随着社会的转型发展，相亲的方式也增添了一些新的元素。姑娘小伙儿的恋爱方式日益多元化，再也不是以往单一的媒妁之言了。小汽车代替了以往“见面儿”时的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彩礼也更加利于生活，而订亲时的“流水宴席”也更加理性、健康了。姑娘小伙子之间的联系也从以前的写信，变成了手机、微信、QQ等方式。他们通过更加现代的沟通渠道，拉近着距离，培养着爱情，构想着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景。

尽管方式不断更新，但不容否认的是，乡村的正月，始终是爱情萌发的季节。正是这一桩桩甜蜜的乡村爱情，让一个个正月、一个个春天多了喜庆的色彩，多了浪漫的元素，多了甜蜜的味道，多了人间的温暖……

追梦

◎ 童新生

春华秋实催花甲，
莫道桑榆爱晚晴。
天降大任于斯夫，
任重道远踏征程。

人民期待党嘱托，
何惧前方路难行。
蹄疾步稳明方向，
追梦圆梦倾毕生。

金猴献瑞耀春光

——看猴年春晚有感

◎ 姜玉海

爆竹声声送吉祥，
金猴献瑞耀春光。
东南西北搭舞台，
央视炫炫大戏唱。
狂舞盈目美伦焕，
小品趣横笑断肠。

军魂壮哉大阅兵，
巨龙腾飞破天荒。
华阴老腔一声喊，
四海同歌谱华章。
文化大餐惠民生，
举国欢乐乐无疆。

春望

◎ 鹿斌

已是春风拂面来，
漫嗟花未向人开。
昨看颍水三千柳，
今梦香湖十万槐。

遮眼阴云何必恨，
当头晴日不须猜。
乾坤旋转从今古，
蛇紫嫣红信快哉！

春天，花事纷纷(组诗)

◎ 再见康桥

那些花,从往事中归来	开出春天的第一朵花
到了季节,那些叫 迎春,樱花,李花, 桃花,杏花,玉兰花 的孩子们,又一一回来了 怯怯地坐在树枝上 眉眼闪烁	从冬天匆匆赶来的人 一看见她们 就停下了脚步并抬起头来 一看见她们 内心潮润起来, 眼睛也潮润起来 开始醒悟
她们看你从旧时光里缓缓走来 怯怯地,噤着小嘴 一声一声喊你 一声一声,声声喊的 都是你的乳名	这些被寒冷裹挟 在季节里迷失了很久很久的孩子 终于,找到了返回春天的路
你从旧时光里缓缓走来 路过白你是白色 绕过红你是红色 世事缤纷,落英如雨 每一朵,每一瓣 是回忆,也是心情	荠菜终于忍不住 应该是忍了好久好久了 料峭的春寒里 她绿绿的小裙子 一低再低 紧紧贴着泥土 不吭声,也不摇晃
到了季节, 该回来的就回到自己的位置 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与色彩 你每走一步,那些花就开一朵 你每走过一步,就有花事 于身后铿然谢落	应该还在忍着 还在咬着细碎的小牙齿 但春风一阵一阵地吹 一阵比一阵暖 一阵比一阵,值得相信

春梅开在路边	小芥菜,终于忍不住
她们,有的着白衣 有的着粉衣,有的着红衣 一树一树,离开幽静的梅园 来在二月的路边	将所有的香掏出来 将所有的白也掏出来 轻盈地赤着小脚 在春天阔大的领地上 跑来跑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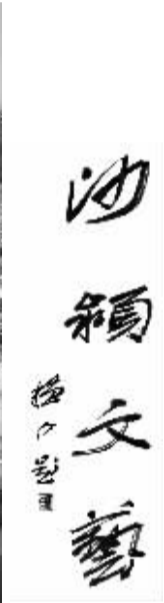
幸福的手套

◎ 郭德臣

乡间的土路上	从此,它们就成了
丢弃着一对手套 一对破旧的手套 被来来往往的车轮 碾压得平平整整 犹如一双手 将它们戴上又伸开	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对手套 白天 它们在阳光下相知 夜晚 它们在月光下相守 夏天 它们在风雨中相伴 冬日 它们在冰雪中相依

这是我看到的	没有人将它们捡起
一对幸福的手套 它们出生在一家普通工厂 又有缘走到一起 摆上了货架 直到 主人将它们买走	因为它们破旧 没有人将她们分离 因为它们不引人注目 它们幸福地 相守 相知 相爱 直到地老天荒 直到一同化作了尘土

从此,它们	开始忠心为主人效劳
呵护着主人劳累的双手 掂砖、掂瓦、掺灰、装沙 弄得灰头土脸 直到有一天 它们竭尽了忠诚 被主人随手丢弃在 乡间的土路上	



夜的花地(散文诗组章)

王猛仁

花梦	一个人的童话
眼中不再闪动烂漫的嫣红,肩荷上千年的凄楚与寒冷,喜欢用黄褐色的泥土,在岁月的琴弦,奏响生命的壮歌。 我的丰厚与放达,是两潭平静的夜湖,已养育了几多生灵;春风吹过,常有郁结经年的心事,纷纷挤出双唇,四处逃奔。 习惯攥着昨天的衣襟,为记忆寻找一串亮晶晶的标志。 面对一轴泛黄的经卷,令人无力拭去时间的微笑与叹息。 飞蹿的絮语,残破的花梦,以及神奇的咒咒,交织着曲线的柔韧。 未知的流体,摇曳睫毛的轻柔。花散时, 仿佛一圈圆扩散的记忆,交叠无尽的蔚蓝和深邃的涯面。 心已痛。泪在流。我很累。 我需要一个高贵的灵魂。我需耍有一片喧腾的海洋。 当月光般的泪,落在暗黄色的纸面时,梦已碎,只留下淡淡的花影,熔在心灵深处;而时光,却永不止息。	与细雨、碧水与蓝天之间,狂长着最初的深绿深绿的梦。 芦花在灼热的目光里飞扬。那季节定格的容颜,时时击伤我孤独的时光,一种被冰冻的果香,罩着一首抒情的诗歌,挥之不去。 重温柔风欲醉的夜晚,带给我的每一个惊喜,如同散落在沙滩上的珠玑,从不同的角度闪烁着金色的遐想。 我欣赏枫叶染红的夕阳。还有你的朦胧。你的明畅。你的热烈。 不如让我晶莹的泪滴,如山泉般溅落在你柔媚的月光里。 只想找一个不经意的措词,每天伫立窗前,凝视着。似有几分思念,几分渴望,几分焦灼。 一把红雨伞,亮晶晶,绽放在只有虹知道的奥秘中。 一首心灵的诗,含着泪的润泽,把情感的弦弹得叮叮咚咚。 我,没有华丽的殿堂,只有天长地久的诗篇。 夜色已经干涸。 你离去的背景没有消失。 你特有的气息没有消散。 我愿从心底扯一缕浓重的乡音,放飞在无标题的风里,让她缠绵在那个季节,让她啜泣在你的怀里。
季风过后	
那个摇晃着蒿草的季节,在烟岚	

天涯同命

唐运华

世,我和父亲赶去奔丧。当时丰哥家的院子里搭着灵棚、锅灶,大厨师傅在热气腾腾的锅灶前准备宴席，院里院外聚了很多入。丰哥从院里出来见我们，还没说几句话，泪水便夺眶而出，他简单叙说丰嫂患病去世的经过，哽咽到难以说话。以前我们每年正月初二到丰哥家，丰嫂都热情地给我们倒水，陪我们说话。前些年，他们每年都栽五六亩烟叶，夏天炎热时，正是打烟叶、炕烟叶的季节，他们非常忙碌。别人家干不完活都是雇人，但他们很少雇人。下部烟叶贴着地皮，难打，长时间保持蹲姿非常难受，丰哥、丰嫂便膝盖着地，跪着打烟叶。丰嫂干田间

活比丰哥还能干。让丰哥、丰嫂引以为傲的是，十几年前，他们的一个外甥考上大学，分配在镇政府工作。丰嫂去世时，年仅六十岁。

坐在我面前的丰哥虽然也不过六十岁，却头发斑白，目光呆滞，精神颓唐得如耄耋老人。以前每次见丰哥时，他热情风趣，精神头十足。没想到丰哥对丰嫂的感情那么深。

“我现在觉得活着没啥奔头，没啥意思。”丰哥的脸上布满了风霜和凄凉。

我们走的第二家亲戚是冬嫂家。冬哥与丰哥同村，冬哥几年前患病去世，冬嫂跟着儿子生活，帮大儿子养鸡，帮

小儿子看超市。她独立一间屋，一张床占了一半位置，屋里凌乱放着杂物。冬哥去世那年，冬嫂悲痛欲绝，春节我们走亲戚时，冬嫂的一句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如果能替换，我愿意替他去死。”冬嫂说。

“如果能替换，我愿意替他去死。”冬嫂的话不时萦绕在我耳边。冬哥、冬嫂都是农民，没多少文化，一生与土地打交道。在外人眼里，他们不会有细腻深沉的感情，没想到他们的夫妻感情可以用生命替换。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临各自飞。”有人这样说夫妻。当一些现代都市人忙着离婚找情人、急不可耐红杏出墙玩劈腿的时候，身为农民的丰哥丰嫂、冬哥冬嫂，他们的夫妻感情却是以生命交换、生死相依。

弦断音止，曲终人散。你我同命，孤旅一程，失去你，我便失去活的意义。